



蘇文忠公集卷第九十一

奏議

乞降度牒修完州禁營房狀

臣伏見定州近歲軍器不備小弛事不可悉數
請舉一二如甲仗庫子軍人等全一年之間持仗入
庫前後盜銅鑼十二面官軍知並不申舉又有帳
設什物庫子軍人等全一年之間盜帳設什物八
百餘件銀二百五十餘兩意典賣軍城寨人戶採
斫禁山開耕為田公然不稅位坐者一百八十餘家
城中有開櫃坊人百餘戶明定牌榜召軍民賭博若

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行禁軍日有逃亡聚
為盜賊民不安居臣到以來備見其事然不欲驟
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其上件張全田平等
皆已付獄按治侵斫禁山八次舉覺依法勘斷張
德等九人其多年侵耕已成永業者別作擘畫處置
申樞密院次開櫃坊人出榜召人告捉有王京等四
十餘家陳首改業其餘並出州界軍民自此稍知
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賊亦稀臣近令所辟幕官
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檢據逐官田中營房大
段損壞不庇風雨非惟久修葺蓋是元初創造材

植怯弱人工因循多是兩椽小屋偷地蓋造椽柱腐
爛太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轉動不得之儀等又點
檢得諸營軍號例皆暗蔽妻子凍餒十有五六臣尋
體問得蓋是將校不法乞取歛掠生放債負身既不
正難以戢下是致諸軍公然飲博踰濫三事不禁雖
上禁軍無不貧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若不按發作
察其太甚者無以警衆革弊已體量得雲翼指揮使
孫貴到營四箇月前後歛掠一十一度計入已贓九
十八貫八百文已送司理院枷項根勘去訖臣既目
覩姍弊理合葺治犯法之人絲毫無貸即須恤其有

無同其苦樂豈可身居大廈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輒已差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營逐一檢計合修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錢數仍差本司準備旬當供奉官石昇躬親再行覆檢到除與逐將所檢合修營房間架材木等並同外又據本官檢料到更合修蓋營房一十六間謹具畫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合行修蓋營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

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文省

一河北第二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禁軍八指揮合行修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五千五百一十八貫一百八十一文省

一檢計到不隸將下所管定州住管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合行修蓋營房一百一十八間并合添并眼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五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

一本司準備旬當供奉官石昇檢料更合修蓋第

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據合用
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七十四貫六百
一十二文省

右謹件如前臣竊謂上件合用錢數雖當破係省錢
又緣河北轉運司近年財賦窘迫必難支破伏望聖
慈深念河朔為諸路要重而定武控扼強虜又為河
北屏捍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其上件營房不可
不於今年秋冬便行修蓋欲乞特出聖斷支賜空名
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賣一面置場和
買材料燒造磚瓦和雇人匠節次不住修蓋施行所

有逐將及本司準備旬當告示石昇檢計到諸軍合蓋
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繳連在前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度牒每道日元賣錢一百貫文今來所
乞上件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係將前項檢計到
的確物料錢數契勘合用道數外計剩錢五十
二貫二百五十八文似以乞就整支降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臣竊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
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茲整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

遠甚雖據即日邊防事執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
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
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
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
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無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
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歛掠乞取生放債
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
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限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
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輒政所
皆有一實狀不奏聞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

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
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
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十數里即便喘汗臣若
嚴加訓練晝夜勒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
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
聚重兵止以壯固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
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
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
今不易之論也晁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
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

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滄种世衡等專務整輯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陲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

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群賊一火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為患久不敗旋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昇及長行冉埜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鬪敵起赴捉殺直至北界地方北當山谷內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并冉昇亦斫到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壯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撫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

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

見今具存

貼黃其所有龐籍奏得聖旨已具錄繳連在前

昨於熙寧六年行

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

聖旨強壯弓箭社並

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準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

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

人之類並依舊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

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

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

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

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

殺

貼黃前項所奏元豐二年并萬等捉殺比賊係熙寧六年朝旨廢罷後兼并禹等不係兩地供輸是

地行廢罷見今州縣委實全藉此等寅夜防托顯見

弓箭社實為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

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

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

備甲馬今河朔公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

無絲毫之給而指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

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

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

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

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
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申申嚴賞罰加意撫循其
人去訖輒復拾用龐籍舊法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
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恩其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
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
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白米團結弓箭社五百八
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
人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撫循
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
至狃怙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畏
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法事件
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除見
可施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
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到下項

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
行體例不拘物產立四下丁口衆寡並每戶選
擇強壯一丁充弓箭社手貼黃高強人戶與不
均緣上戶添差人數等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
安又所以今來雖不敢增損亦止

每社置社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為頭目並選
有物力或好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
補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
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
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名充急脚子並
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
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
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

百如社內一兩村并為一火地里稍遠不聞
鼓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勾喚若強盜入
村聲鼓勾喚不到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
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
再犯者並送所屬衙嚴斷如能捉獲強盜一名
除依條支賞外再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
依前支賞外仍由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
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
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
支錢二貫以上錢以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

社衆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以訂置槍及捍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口弓箭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頭目監勒衣條限捕捉限滿不

獲送官量事行差其所給曆除每季納換外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鬥致死除依條官給緝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

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社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衷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徧同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
器械非時不得亂以有糾集搔擾

已上並是龐籍知縣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
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裏私施行今
參詳增損修定

一弓箭社人戶為與強虜為鄰各自守護骨肉墳
墓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全藉
此人為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
弓箭人戶見係保甲人數者即須勾上一月
教閱其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盜

賊既知還社人戶勾上村堡空虛即皆生心
窺伺公私憂恐又人戶勾集彌月諸般費用
不少深為患苦臣竊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
本為恐其因循武藝生疎緩急難用今來弓
箭社人戶既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似以戰
鬪為生而糧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
器械其勢必無由生疎欲乞應弓箭人戶今後
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貼黃保甲以上法頒
施行而充保甲者今來保甲無已充保甲
戶重疊充保甲即非親親無妨礙而使人戶

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為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充本社守關頭目

一弓箭社人戶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戶苦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垂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勾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公據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出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悉中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以本係人戶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

是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處行之
已久北虜不疑所以麗籍奏請並是因舊略
加約束人等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
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八村
為定所由事事循舊不至張皇生事如本地
分內人二分煙析生即各據戶眼定差或外
來人戶出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
箭社戶左右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
處折變系所屬官司常切覺察黃弓箭社五
有八十八村係兩地供輸人戶勘會上件人
戶元是上有些小屋名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

來計會本縣收衆戶抱臨供輸其人戶並是
一心擇邊可信之人竊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今來既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
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
出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競
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為驅
使今取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
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
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既免冬教即
保甲司却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為上
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

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至有警急尚不足於守而况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無緩急可恃臣竊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只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恃惟弓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若朝廷許依

臣所乞少有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千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火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買費用錢數并免冬教所省按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貼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乞免折科却行和買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乞以回易庫錢貼支保

甲按賞錢為五千貫今安撫司支用計費錢三千四百一十七貫二百一十二文共計錢一萬二千四百一十五貫二百六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贍於用未足以起士氣但臣不敢多乞耳若朝廷深念北邊事大此三萬餘人久遠必大段得力更賜擘畫錢物應副成就或於近裏州軍趨那寬剩免役六色錢與本敗被邊州軍添雇諸色役人其弓箭社人戶並與免役則人情翕然歸戴願效死而不可得矣再乞朝廷詳酌又今來所乞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地州軍官吏

相度利害尋皆供到有利無害經久可行保明文狀在本司訖

又

臣近奏乞修完極邊弓箭社條約已詳具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臣自到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訪問事宜雖虛實難明然前後參驗亦可見其略大抵北虜近歲多為小國達靼木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近據北人契丹四哥探報北界為差發兵馬及人戶家丁往招州以來收殺木保等國及為近年不熟是致朔易武州皆有強賊兼燕

京東北白浮圖淀東惡山內有強盜一火約百五十人不住打劫及又據北平軍申據勾當事人李堅等體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餘人馬二十疋見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乞食竊慮來南界別作過犯雖未見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被北賊殺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詳及真定府北寨於去年八月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羣衆打劫近又訪聞代州胡谷寨沙泉堡有北賊六七十人劫剽本堡居民財物殺傷弓箭手及婦女七八人及至捕盜官會合北賊已去臨去說與鋪

兵我只在你地分裏待更來打亦岸村

貼黃本路副總管王光祖

有男親臣胡谷寨主家書以此數事參驗顯見北虜報光祖臣所以備知其詳

見今兵困於小國調發頻併民不堪命聚為盜賊雖

鄰境多故實中國之利必無渝盟之憂然盜賊充斥

虜自不能致其餘波末流必延及吾境若邊臣坐觀不

先事設備則邊民無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若

督迫捕盜官吏帶領兵甲曉夜出入巡邏則賊未必

獲而居民先受其擾又或緣此引惹生事臣再三思

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早

獲朝旨施行令臣更加意撫循激勵其人決可使北

賊望風知畏不敢於地分內作過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前奏早降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勘會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災傷內定州一路雖只是雨水為害然其實亦及五分以上只緣有司出納之吝不與盡實檢放秋稅內定州只放二分自臣到任後累有人戶披訴乞行倚閣又緣已過條限致難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委是闕食既非河水災傷即每事只依編敕指揮欲坐觀不救恐非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斛借貸雖已有成

法不須奏請又體問得河北沿邊人戶為見朝廷昔年遣使賑濟不問人戶高下願與不願借請一例散貸後來節次倚閣放免以此愚民生心僥倖每有借貸例不肯及時還納多是拖欠指望倚閣放免既煩鞭撻追呼使吏卒因緣為姦畢竟又不免失陷官物兼約度得本州自第四等以下每戶貸兩石官破十萬石不過濟得五萬戶人戶請納耗費房店宿食不過得一石五斗入口未必能濟活一家而五萬戶之外人戶更不沾惠鞭撻催驅若得健吏亦不過收得十七其失陷三萬石可必也又欲抄札飢貧奏乞法

外賑濟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飢貧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弊又况準條邊郡不得聚集飢民以上二事既皆不便只有依條將常平斛斛依元價出糶即官私簡便不勞抄札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斛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但以本州見管常平米二十七萬餘石每斛衮紐到元本一百四文比在市實直尚多二十二文以此無人收糶若不別作奏請專守本條不與減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本州將十萬

石常平米依條借貸必須失陷三萬餘石非惟所給不廣而給結催驅之弊亦多特許將本路諸州軍見管常平米契勘在市實直如委是僧高出糶不行即許每斛於衮紐價錢上減錢出糶不得減過十分之二仍給與貧民磨頭令每日零買不得令近上人戶頻買與販仍限不得糶過本州縣見管常平數目三分之一約度定州合糶得九萬石若每斛各減價錢十分之二即本州紐計虧元本官錢一萬八千七十二貫文比之借貸失陷猶為省費而本州重外出九萬石米在市則一境生靈皆荷聖恩全活又却得錢

準備將來豐熟物賤却行收糴兼利農末為惠不細也伏乞朝廷詳酌早賜施行如以為便即乞行下本司約束覺察轄下官吏所貴人沾實惠

貼黃契勘在市米價日長正是二月間合行出糴伏乞速賜指揮入急通行下

乞將損弱米貸與上戶令賑濟佃客狀

臣契勘本路州軍災傷闕食人戶雖已奏準朝旨於法外減價出糴常平白米賑濟訪聞民間闕乏少得見錢糴買尚有飢困之人今點檢得定州省倉有專副果榮趙昇界熙寧八年糴到軍糧白米及專副梁

儉劉受界元豐三年米皆為年深夾雜損弱不堪就整充廂軍人糧支遣每日只充廂軍次米帶支今契勘得逐次止帶支五百石比至支絕更須三五年間顯見轉至陳惡兼聞本州管下村坊客戶見今實闕餓糴其上等入戶雖各有田業緣值災傷亦甚闕食難以賑濟况客戶乃主戶之本若客戶闕食流散主戶亦須荒廢田土矣今相度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下定州將兩界見在哺以損白米二萬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喫用令上件兩等人戶據客戶人數不限石斛依此保借候向去豐熟日

依元糴例並令送納十分好白米入官不惟乘此飢年人戶闕食優加賑濟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云土損壞盡為土壤如以為便即乞速賜指揮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今來已是春深正當春夏青黃不交之際可以發脫得上件陳米斛斛公私俱便若失此時則人戶必不願請不免守支積年化為糞壤乞斷自朝廷早賜指揮入急通行下更不下有司往復勘會今來所乞貸借皆是臣與官吏體問上戶願得此米以濟佃戶將夾必無失陷與

尋常賑貸一例支與貧下戶人催納費力事體不同乞早賜行下

乞降度牒修北嶽廟狀

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頽弊自熙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止魯完葺正殿自餘諸殿及廊廡門宇墻垣久已踈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陳乞給賜錢或降度牒修完皆準省符止令依條以施利錢物充用緣近歲民間屢值灾歉施利微薄只了得逾年逐旋些小修補後來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回易息錢內支錢三

千貫助修嶽廟亦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多為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合用功料價錢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賣錢支用如朝廷不許降度牒即本廟有銀器一千三百餘兩別無使用欲乞依令出賣收買材植臣契勘上件銀器元係朝廷給賜供神之物若行出賣恐於事體有損况所費錢數不多欲望聖慈特依定州所乞數目給降度牒付本州出賣應副修造庶得廟宇稍完不致破壞仍令本州通判兩員更互到彼提舉催促務要早令了畢上副朝廷崇奉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貼黃臣伏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祈禱多獲感應今北嶽廟見弊陋理當完葺蓋所用度牒道數至少伏望特賜指揮施行庶稱朝廷尊事嶽廟之意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元豐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祛篋椎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拔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

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宛朐人朱全忠礪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田復踐塲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心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

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常為朝廷許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去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

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
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
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
至穆宗之初劉綎入朝而河北始平綎知河北之亂
權在此輩於是盡藉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
薦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
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
為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
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
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夫河朔今陛下鑑唐

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
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
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
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
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
京東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
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
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
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
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

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為我用縱其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二三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群盜改惡修善不害為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才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 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繼死外藩臣等皆嘗與之同官備聞議論一切出於至誠而有不撓不回之節雖處散地未嘗一日有忘朝廷之意憂傷憤疾以致殞沒臨終之日召司馬光面託後事無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猶可救願公更且竭力歷觀後議臣忠勤忘身少見其比今其家甚貧諸子仕於常調欲望聖慈特賜矜憫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取進止奉

呂由庚除太常寺太祝

乞允文彥博等辭避免拜劄子

臣近奉 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
詔書今又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
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謂拜君命者
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
曰伯父耄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顔咫尺下拜登
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
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
車豈足為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
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

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今後免拜
指揮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
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
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閤老臣眷眷不已遇其
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為非常之恩臣忝備侍從
懷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取進
止御寶批依奏修撰
允所請批答進入

乞允安燾辭免轉官劄子

臣今月八日準內批安燾辭免轉右光祿大夫劄子
降詔不許臣竊謂人主之馭群臣專以禮義廉耻若

使受無名之寵則為待臣子之輕今朝廷豈以執政
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素位冠西樞委
寄至重豈肯見人擢用即以介懷既無授受之名僅
似姑息之政縱有先朝故事亦是一時誤恩今素方
辭正為知義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為詞伏望聖
慈從其所請若除受別有緣故即乞明降指揮苟於
義稍安敢不撰進取進止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
作不許辭免詔書進入

乞允宗晟辭免起復恩命劄子

臣今日準中書省批送到宗晟辭免起復恩命劄子
奉聖旨送學士院降詔不允謹按宗晟飭行有素

持喪中禮所辭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確然固守其
辭愈哀且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
長出於至誠可謂純孝臣謂宗晟未經祥練之變且
無金革之虞孝治之朝宜聽所守因以風厲宗室庶
皆守禮篤親顧不美哉若以宗正之任恐難其人亦
當差官權攝須其從吉復以命之臣忝備禁從不敢
不言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撰取進止

辭免兼侍讀劄子

臣近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讀等因臣以迂
愚本無學術出從吏役益復空疎竊位禁林已難久

慶而況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孱微所可仰望伏
望聖慈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祇受取
進止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
入文字辭免准聖旨劄子指揮為已差充鹵簿使
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
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
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一次取進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二首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閣門告報
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
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故
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荐加不獨於臣有
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必致
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
若越州無關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

又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
尚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聖

恩隆厚天指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
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被此光寵
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郡
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即乞除臣一重難邊郡令
臣盡力報稱猶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有
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敢戰之師則非臣所能辦若
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亡則承
乏之際猶可備數伏望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臣
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為虛授取進止
蘇文忠公集卷第九十一

蘇文忠公集卷第九十二

制誥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

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朕以
眇眇之身瑩瑩在疚求惟置器之重惕若臨淵之深
承明繼成思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
天下之心仰繫母慈總攬政體緝熙百度和樂四方
賴帝貺臨海寓寧又三垂之兵靡警萬邦之年屢豐
庶幾大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
維茲肇裡屬予訪落喪有以權而從變祭無以卑而廢

尊顧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心我享維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公其人追惟先猷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諏縉紳刺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蔽嘉與四海靈承一天革顯慶之薰尊隆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畀予冲人遵遺教於前著成法於後洎選吉日哀輯上儀奉疊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弔矣燕及皇天誰其配之旣右烈考於時夙齋輅之駕被袞冕之章備庶物之微追三牲之養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霜詎勝悽愴之意優然出戶如聞歎息之聲秩枯賚

我思成侍臣助予惻楚旣迄成於熙事敢專饗於闕休宜布洪恩以暨諸夏云云於戲漢庭祀帝著於即阼之踰年唐室施仁固以御門之吉日蓋禮盛者文縟澤大者流長尚賴文武之英屏翰之雋協恭致治以輔邦家

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

門下朕以眇躬獲御大器仰聖后之慈訓荷一先烈之永圖四載于茲涉道尚淺凜然祗惕若履淵冰思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慮一夫之失所以傷萬物之太和錫苛去煩夙夜顧治延自去冬連月降

雪異常今春已來久陰不霽農民失職商旅不通比屋之間凍餒彌甚常寒之罰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圖消復潔精致禱神眷未孚克已自持協氣無應切慮四方獄行完滯尚多工役煩興人咨胥怨鬱成繆盥之變以干陰陽之和宜均渙恩以召善氣云云於戲遇災祇戒聿脩信順之誠正事布和庶獲天人之助咨爾中外咸體朕懷

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赦文
門下朕以寡昧仰繼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祇遣輔臣往嚴像設敬鳳

臺之仙宇繫龜洛之仁祠昨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貢祥而效珍父老縱觀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澤以答神人之休應西京管內限德音到日見禁罪人除犯劫殺謀殺故殺鬪殺並為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偽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已賊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賊監主自盜賊並依法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鬪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輕者五百里外並牢城斷訖錄案聞奏其餘死罪降從流流罪降從徒徒罪降從杖杖罪已下並放強盜罪至死依所降決訖情理重

刺配廣南遠惡處情理輕者刺配二千里外並牢城
內情理凶惡者具案聞奏見勾當修奉應天禪院會
聖宮影殿使臣官員已下并工匠兵士及迎送執擎
兵士並與等第支賜應西京城郭內耆老年八十已
上者勘會詣實人數仰長吏等賜酒食仍量支賜每
人茶三斤絹三疋常加存恤即不得於村縣追集致
有勞擾於戲好生育物所推文母之慈崇德措刑終
成神考之志咨爾有衆官一體朕懷主者施行

王安石贈太傅

勅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心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

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
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飭萬物卓絕之行
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暮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故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孔
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
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
任之薦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
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群於麋鹿進
退之際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
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摹想見風采豈謂告

終之問在于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
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
用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
命可特贈守太傅

劉庠贈太中大夫制

勅國以求賢為先士以得時為急士既難進而易退
時亦難得而易失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古人之歎復
見于今故樞密直學士朝議大夫知渭州劉庠才備
德博器遠任重逮事三朝出入二紀英祖神考實
知其人而剛毅朴忠率不少貶肆朕嗣位疇咨故老

如庠等輩不過數人方安田召用命不少假使九原而
可作雖百身其何贖式一作章異數用慰幽魂其雖知無益以塞予哀一作特贈太中大夫餘如故

司馬光左僕射追封溫國公制

勅執德不回用安社稷而悅以死勤事坐致股肱或
虧方予訪落之初遽興以殄瘁之感其於卹典豈限彝
章具官司馬光超軼絕壁應期降命蹈履九惠湛涵
六經逮事仁宗以論思獻納任言責翊我英祖
以安危治亂鑒古今粵惟先朝廷登近弼方事猷
可而替否不肯枉尺而直尋紬繹新書優游卒歲乃

心無不在王室不起何以慰蒼生願惟眇躬肇稱終
祀雖未能求諸野而得傳說亦庶幾選於衆而舉臯
陶激濁揚清方甄明於流品制法成治永振惠於黎
元而愁遺之悲天不得於一老惴慄之歎人皆輕於
百身茲大享於合寢仍不預於小歛師垣一品降之
九原開國於溫用旌首德納棺以禮式勸具僚念涕
泗以無從想話言之猶以在俯惟英爽歆此寵靈可特
贈溫國公

除呂公著特以守司空制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知百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

老彼將安歸以至國八皆曰賢大然後用今朕一舉
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孝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
七千一百戶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謀謨經遠精
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為院今見其
心三年有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靜
以寧民亦勞謙而得七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
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
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
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

廢議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除呂大防左僕射制

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勲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

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祚雖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臆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柱國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茲整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宜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勳久踐右闥蔚為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政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眷責彌重於戲若上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非衣均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主者施行

除范純仁右僕射制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彊固則精神折衝故為呂臣去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一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

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

仁祖之遺迹

永懷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又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戰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為偃兵之姚宋予欲安於百姓以汝為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勲如故主者施行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

揮使制

門下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為環尹寓軍政於國容將伸閫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知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略被服忠義古之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聚荐揚邊圉共著勞能拔自衆人既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任一軍之驚祗扈殿崇爾將齋鉞予欲少長有禮而丘八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

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茲為深戒師衆以順為武古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忘朕訓可特授持節黔州諸軍事黔州刺史充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黔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勳封食實如故主者施行

陳侗知陝州制

勅朝奉大夫衛尉少卿陳侗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以爾出入周府二十餘年安於大義不妄附麗以干進取死喪之戚兄弟孔懷願為一郡以卹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為九卿貳出為二千石此亦縉紳之高選也汝益勉之可特授依前官知陝州

許懋知福州制

勅兩浙路轉運副使朝請大夫許懋七閩之會其民
智巧吏得則人則靡然心服不勞而治不得其人則
紛然力爭雖勞而不服以爾賦政東南民用不擾既
久而信厥聲藹然肆用命爾長茲劇郡夫身在江海
之上而職在魏闕之下民之瞻望顧不美歟可特授
依前官充秘閣校理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填
見闕

劉誼知韶州制

勅奉議郎劉誼汝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

厄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
色鮮矣仁夫能為朕牧養遠民惠鮮鰥寡者必剛毅
不回之士也往復厥官益信汝言可特授依前官權
發遣韶州仍借紫

李承之知青州制

勅朕東望齊魯之區一作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
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
法吏治也朝散郎前試戶部尚書李承之生於甲族
世為名臣屢試有功所見者大肆予命爾尹茲東土
昔曹參為齊相問治於其師蓋公公曰治道貴清靜

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可特授依前官充樞密直學士差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填見闕

侯利達江東運副制

勅具官侯利達朕始罷賦泉之令復徭役之法使民出力以事其上不責其所無者幾以富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而差發之際吏或緣而為奸農民在官貪者動心焉若郡縣御胥吏不嚴而監司察郡縣不謹則南畝之民不困於縣官而困於胥吏其與幾何爾等以治行達于朕聽或已試之効或近臣之薦必能明識朕意以保民察吏為本謹視其廉貪勤惰

明闇以詔賞罰朕亦將觀汝所為而進退焉可依前朝請大夫權江南東路轉運副使

穆珣知廬州制

勅中散大夫權知壽州穆珣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為郡守昔以責人者今以自責則物被其惠民無間言爾嘗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於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其益勉之無使風采減於平昔可特授依前官知廬州

李之純除戶部侍郎制

勅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如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以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中大夫直龍圖閣知滄州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為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躡等之用庶無虛授之譏服我訓言以厭公議可特授依前中大夫試尚書戶部侍郎

李之純修撰河北都運制

勅乃者役錢貸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勞萃于北方而天不靖民河溢為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

矣嗚呼其孰能為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以爾中大夫直龍圖閣權知滄州李之純治辦之能嘗見於用忠厚之質不移於勢是用進登書殿增重使指其往撫疲瘵之俗察暴貪之吏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朕將酌民言以觀汝政可不勉歟可特授依前中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河北路都轉運使

呂由庚除太祝制

勅宣德郎呂由庚先皇帝有賢執法朕不及見也思其人行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猶以為未足也而錄其子嗚呼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汝勉之哉朕不汝忘可特授依前官太常寺
太祝

張績除宣德郎制

勅太學博士張績 祖宗設賢良文學之科以網羅
天下之豪俊間得偉人爾繇是選而沉默恬淡安於
冗散學士鄧溫伯與東西省從官列上奏狀朕嘉乃
冲靜特俾遷秩益務敦睦將有試焉可特授宣德郎
依舊太學博士

杜訢鍾離景伯除少卿監制

勅詔議大夫少府少監杜訢中散大夫鍾離景伯朕
登進耆老崇德以靖民敷求雋良養材以待用非更
練有素不輕用其人以爾訢久服官歲善守家法景
伯既敏而藝有聞于時皆吾四世之良往服九卿之
貳益固汝守將觀厥成並可依前官訢守衛尉少卿
景伯行少府少監

范子淵知峽州制

勅朝請大夫新差知兗州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
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於必死之地橫費
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
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

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依前官知峽州

賈種民呂升卿知軍制

勅駕部員外郎賈種民吏部員外郎呂升卿天下有道士知分義流品清濁各有攸處如種民升卿亦不汝棄往服寵命益祗厥官種民可差知漢陽軍升卿可差通判海州軍州事

楊伋知黃州制

崔台符王季先各降一官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濮州制同

勅國家臨御百年哀矜庶獄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六聖一心簡在上帝而市井無賴譖愬公行若廷尉治獄不苛秋官議法有守則仁聖在上姦宄自消豈有

數年之間坐致禹人之禍死者不復誰任其辜知廬州朝奉大夫充實文閣待制楊伋以患失鄙夫之心而竊乘君子之器欲與羣小共分告織之功專務巧詆以成疑似之罪試加覆視寃狀了然公議不容彈章交上聊從附下之罰少謝無辜之民服我寬恩益務循省可落實文閣待制依前朝奉大夫差知黃州高公繪公紀除防禦使制

勅鄧訓之德蓋活千人叔向之功尚宥十世矧先王却狄之勲而聖母負宸之託子孫賢者休戚同之光州團練使高公繪寧州團練使高公紀篤於忠孝文

以禮樂醲故家仁厚之風蹈布衣恭儉之節以爾父
士林早緣肺腑附作逮事厚陵沒于中年爵不配德
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未施當俟可為之會臨寵
而懼庶保無疆之休公繪可特授秀州防禦使公紀
可特授永州防禦使

孫覺除吏部侍郎制

勅自國家還政文昌將以致治而天官四銓總覈人
物澄清流品未見其人除擬之間賢愚同滯以爾朝
請郎試給事中孫覺文學論議燭知本原諫省東臺
久從踐歷選掄之慎委寄益隆噫法之室闕者更吏

之不虔者逐賊文弗作甄序有倫服我訓詞尚有
用可特授依前官試吏部侍郎兼侍講

王公儀夔州路轉運副使制

勅中散大夫新差知涇州王公儀役法既復民知息
肩矣然在官者皆農末也三峽之民刀耕火耘與鹿
豕雜居正賴良使者察其侵冤使政煩而吏貪者此
等豈能遠訴乎朕以大臣薦故擢用汝若遠民無告
非獨汝咎將各薦者可不勉哉可特授依前官權發
遣夔州路轉運副使

劉瑔吳安持知州制

勅朝奉大夫新差知蘇州劉瑄朝散郎知滑州吳安持兩河之俗朴其弊也悍而輕犯法三吳之俗巧其弊也流而不知止惟君子為能去其已甚濟其所不及故所居而民安之朕求二郡守訪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服訊詞因俗而治安持可依前官權發遣蘇州瑄可依前官權知滑州

范百祿刑部侍郎制

勅朕哀矜于敬一作五刑期協中道酷者志於殺惟殺之務則深刻而失情恕者志於生恤生之知則玩刑而廢法朕欲情法兼得生殺必中非俗吏之所能思古人

而永歎爰試以事乃得其人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祿少以異材輔之為學首奉大對有守禮憂國之言旋為諍臣有責難愛君之意必能參用經術折衷人情民自以為不冤汝當務致此者吾心也使無訟朕亦將庶幾焉可特授依前官試刑部侍郎

曹旦知南平軍制

勅供備庫副使曹旦西南瀘夷諸種部族散處叢篁谿谷之阻與魚鳥群卉服而居畬田而食樂生惡死情無甚異軍摩邊戍備預不虞靜而緩之彼自馴擾往服吾訓以稱人知可特授依前官權知南平軍事

高士永知文州制

勅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士永自將為守非藝而果不在此選治兵欲嚴御史欲明撫民欲寬守邊欲信汝勉之矣毋廢朕命可特授依前官知文州軍州事

呂大臨太學博士制

勅邠州觀察推官前監鳳翔府司竹監呂大臨太學禮義之所從出也不擇人以為法而恃法以為治可乎漢之郭太符融唐之陽城韓愈士皆靡然化之其賢於法遠矣朕方詔有司䟽理學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用必能於法禁之外使士有所愧而不為乃稱

朕意可特授試太學博士

趙嵩轉官制

勅趙充國馮奉世名臣也而老於為將婁師德郭元振儒者也而樂於守邊蓋疆場未寧則以外為重而忠義所激不擇地而安龍圖閣直學士朝奉大夫知延州趙嵩少以宏材輔之博學虚心大對方觀晁董之文推轂西陲遂膺羊陸之寄恩威並著戎夏乂安論歲月以稍遷姑從舊典昭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可特授依前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差遣如故

除皇伯祖宗晟起復制

門下曾閔之哀喪不二事漢唐之舊禮有奪情矧予
藩屏之親實兼臣子之重雖閨門以恩掩義而公侯
以國為家伯臣司宗職不可曠要經服事古有成言
非予爾私其聽朕命皇伯祖彰化軍節度涇州管內
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涇州
諸軍事涇州刺史知大宗正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
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宗晟天資純茂德
履方嚴餘慶於祖宗蹈格言於師保典司屬籍克
有令名郢客卒業於浮丘辟彊受知於先帝允釐厥
位無愧昔人屬此閔凶纍然毀瘠嗟日月之逾邁重

職業之久虛宜復龍名式從權制於戲出居官以非
王事不談退適倚廬讀喪祭之禮則忠孝兩得人無
間言功名益隆親有顯譽勉服朕訓光昭前聞可特
起復彰化軍節度涇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
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判大
宗正寺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
二千四百戶主者施行

荆揚王諸男孝詒

治一作等制

勅皇兄寧州刺史孝詒等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
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

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義二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為樂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冊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性于忠愛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為邦家之光

唐義問河北運副制

勅奉議郎權發遣提點河北路刑獄公事唐義問朕復差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役中務以養民而寬厚之弊或至於媮夫外臺按事以不失有罪為天下之公若下有平免之吏則必有不辜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咎吾法朕甚憂之趙燕之地被邊帶河使者之任匪人可乎以爾直亮之節世其家聲豈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曉識朕意以肅吏靖民為務往任其責以寬人意可特授依前官權發遣河北路轉運副使

蘇頌刑部尚書制

勅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

以春秋決獄定知有道之世必使無訟為功乃者法
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風俗已媮然後求迪招
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光祿大夫前吏部侍郎蘇頌溫
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義子產
叔向愛直得太古之遺既罹閔凶亦已祥禪特詔虛
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頌懷墳墓曷若蹈
威綽之前軌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特授
依前光祿大夫守刑部尚書

揚繪知徐州制

勅朝散大夫知興國軍揚繪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

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為計則過矣而朕
何病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諫聞
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
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
邦吾股肱郡政成民說朕不汝忘可依前官知徐州
文居中宗正主簿制

勅奉議郎管勾西京糧料院文居中昔江左二老王
導謝安唐之一元勳汾陽西平皆以積德流慶子孫昌
衍布列臺省為邦家之光今吾太師氏亦庶幾焉爾
才行之美所貢者深見聞之廣不扶自直宜近而遠

未稱朕意其歸服乃事同寅協恭以究事君親之義
可特授依前官試宗正寺主簿

呂和卿知台州制

勅承議郎尚書金部員外郎呂和卿臨海雖小邦而
有民社之重以朕豈輕之爾以仕優而學誠知戒夫牆
面之煩製錦之未易乎往欽用勵毋忽吾訓可依前
官差權知台州

陸佃禮部侍郎制

勅文昌貳卿以位次八座各有典司咸用專達天官之
選目色寔繁以爾朝奉郎試吏部侍郎陸佃方頒以

先朝一代大典續修筆削勢難兼綜春官宗伯事雖
稀簡目力可周而典章文物動關國體益思明練以
稱恩休可特授依前官試禮部侍郎依舊充修實錄
院脩撰官

門下侍郎韓維制

勅朕於訪落之初躬總章之祀追嚴烈考以侑上帝
七政軌道四海來格禮樂具舉天人並應非予一二
大臣同德比義變和神民何以致此哉具官某全德
雅量外為師表忠言嘉謀入告惟惺望其容貌足以
知朝廷之尊聞其風采足以立貪懦之志艱難之際

垂拱仰成宜修舊典之常均被慶成之澤同底于道
朕有賴焉

中書侍郎張瑄制

勅朕親祠合宮昭事上帝明發不寐惕然有懷永惟
神考之烈高出百王之表遐建群辟遺我後人濟于
艱難克有成績具官某碩材不器俊德自明衛上之
忠懇款四世應務之敏勤勞百為迨茲配享之成宜
均慈一作共假之福服我明命永肩一心

尚書左丞李清臣制

勅朕祇奉嚴禋肆行大賚八誠通幽顯澤被中外六成

之樂上格於穹壤四簋之黍下浹於輝庖矧予元臣
相成釐事神人所保霈澤宜先具官某德配先民才
高當世早以天人之學發為經緯之文左右先朝克
有成績屬予訪落之始共濟艱難之中迨茲慶成均
被慈告一作慈訓宜疏井邑之賜以示臣工之榮永孚于
休以稱朕意

尚書右丞呂大防制

勅朕有事總章升侑神考四輔在位百工在廷黻
格無言各率乃職逮茲釐事之畢匪我冲人之能思
與羣公均受帝祉具官某擢自英祖休有烈聲被遇

裕陵益彰忠力入總文昌之轄手疏盤錯之煩六事
所瞻倚以為重三府之議於焉取平宜加勲伐之隆
益增井賦之衍服我休命思効厥忠

知樞密院事安燾制

勅於皇烈考屬予大器夙夜祗懼若涉淵冰乃者享
帝合宮風雨時若肆眚象魏謳歌聿歸惟天人之應
萃于眇躬蓋左右之助實賴將相具官某奮自儒術
為時名臣燮和兵戎無傷財害民之警持守法度有
送往事居之忠逮茲慶成均極慈告一作吉井邑之賜
國有舊章與民同休居寵無愧

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制

勅朕出款真室還祀合宮祗見昊天陟配文考禮
樂具舉華夷駿奔方恭默無言之中繫辟公顯相之
賴率禮不越肆予汝嘉具官某慶曆名臣之家熙寧
正諫之士著績西鄙受任中樞謀猷靖深兵革銷伏
領使奉祠之日助成大亨之勤降福孔多推恩宜廣
矧茲宥密之地可無勲邑之加往服寵章益敬無怠
可特授

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定州祭延慶朝
請大夫試戶部尚書李常並磨勘轉朝議大

夫制

三考而議黜陟古今所同積日而叙勤勞貢賤無間矧夫內與六官之長外總連帥之權均大計之盈虛司鄰邦之動靜歷年應格稽法當遷有司以言朕何敢後具官李常奮由疎遠深自刻修財賦所存綱目具舉具官蔡延慶名臣之後吏治有餘干城四方安靜不擾咸以待從之選而膺股肱之良雖尺寸以遷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差慰於久勞

朝奉郎孫覽除右司員外郎制

奉使北方治河而備邊任亦重矣以為未足以盡其

才也而宣之都司吾之所以責任爾者可見也夫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於前若網在綱振之則舉弛之則盡廢爾昔既稱治辦矣勉既厥心以待來効

朝奉大夫田待問淮南提刑制

揚楚春曰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為盜遂使州縣犴獄充滿朕息之未始一日忘也間起爾於山陽守叅領漕事今又命爾按視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

朝散郎殿中侍御史林旦淮南運副制

淮甸之民荐罹飢饉乃者詔發倉廩發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政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為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揚楚之俗其為朕往視之均徭薄歛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

門下侍郎韓維三代妻

曾祖封燕國公制

漢諸袁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唐諸溫之兄弟同時並列三省者在國史古無擬倫眷予世臣有若韓氏億事仁祖始參大政篤生三子咸秉國成豈惟嗣世

之賢實賴積善之報門下侍郎韓某曾祖贈太師荆國公某潛德不耀久而自彰天祐厥家世濟其義盛矣曾孫之貴蔚為三壽之朋迨予續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允文而靜既直且溫旋觀純德之全尚識遺風之自是用因上公之舊秩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俯以慰烝嘗之怵惕

曾祖母封燕國太夫人制

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躬履一德弼亮三世非其淵源深長外有羔羊亮古之賢內有鳴鳩均一之助亦安能使奕世秉義久而不忘者乎故曾祖母荆國太

夫人李氏育德名家，秉小嬪良士珩璜之節，動必以禮，蘋藻之薦，欽而有儀，用能使其後昆承弼我國家，以無斁於世。今其莅政，責與任茲始，予亦何愛大國，不以易湯沐之舊。

祖封魯國公制

朕方圖任股肱之臣，以光大祖宗之業，用廣斯志，以及爾私人之念。祖誰不如我，是以推霈恩命，褒顯前人，故祖楚國公。其躬履仁義，著迹鄉黨，積累深享，見于子孫，或佐我仁祖之盛時，或相我神考之休烈，遺風未遠，故史尚存。逮茲續承，繼用耆哲，朕

恭默思道，垂拱責成，幽其寵祿，厥躬不若尊大其祖。上以報遺訓，一作謝之德，下以勵移孝之誠，肇新曲阜之封，增寵師臣之贈服。我休命益大爾家。

祖母封魯國太夫人制

古者婦人壽因其夫，貴以其子。雖有過人之才，絕俗之行，不得所託，不表於世。今予輔臣父子兄弟先後相望，以師長我百辟，願推鴻恩，光顯先烈，維考維妣，咸追錫休命，肆予寵嘉之爾。故祖母楚國太夫人郭氏，德稱閨闈，化及宗堂，允蹈家人之正，居有鵲巢之福，翟衣之盛，由子而權，國封之貴，及孫而大，茲用錫

爾周公之封以熾韓氏之胄庶其有知服我新命

父封冀國公制

朕聞仁祖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祖杞梓以備器用凡在左右文武之選率多嘉祐慶曆之人而况一時之老成預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于父老儀刑見于子孫名在太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門下侍郎韓某父故叅知政事贈太師某國公某少稟異才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仁祖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篤生三子某翊兩朝旌旄交馳榮戟互

設朕欲責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為北土之藩輔

母改封冀國太夫人制

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及于天下而富貴不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故母秦國太夫人蒲氏王氏族為世望行為女師恭儉以相其夫嚴敏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德

妻蘇氏追贈永嘉郡夫人制

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於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於人况夫賢而不祿仁而不壽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也氏所以傳列女也故妻南陽郡君蘇氏少以女士秀于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氏以朝哀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湯沐寵以訓詞庶幾采蘋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

妻張氏封同安郡夫人制

朕登進元臣專以德選退食委蛇省察其私有召南之風焉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非內有相貳何以及此

仁壽郡君張氏生于冠族作配君子言有物則行應圖史宜疏湯沐之恩以稱山河之象祗服明命佑我老成俾無內顧之憂專任仰成之寄

劉元父特授承事郎制

宣德郎劉元父某年一百二十歲特授承事郎尚齒教民三代之義咨爾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代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昔張蒼仕秦柱下而至漢孝景思邈生隋開皇而至唐永淳古有其人今乃親見何惜一命以慰其子孫可授前件官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制

元亮在位氏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正世之規具位某以斗筭之才挾寧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聽心一作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奸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畧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意則摩

是以相驩怒則側目以相視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賊狼藉橫被江東至於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洛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